吳都文粹續集

三六

欽定四庫全書

吳都文粹續集卷四十五　明　錢穀　撰

墳墓

太子中舍致仕范府君銘　范仲淹

府君諱仲溫字伯玉四代祖諱某幽州人也唐末為處州麗水縣丞中原亂離遂家於蘇臺曾祖某事錢氏為中吳軍節度判官贈太保祖諱某以神童補官終於秘書監贈太傅考諱某歸皇朝歷眞定府武信軍掌書記

贈太師兼中書令府君即太師仲子也生於京師幼孤
還蘇臺與諸從兄弟居服勤素業孝悌於門中景祐二
年以其遇乾元節恩例補試將作監主簿赴調除越州
新昌尉以誠接物民用知勸在邑三年盜不及境外計
舉監杭州餘杭縣市征能寬其利商旅便之三載以績
聞按察使洎牧守咸有表薦除海寧軍節度推官知台
州黄巖縣慶歴七年海潮大至壞州城人皆逃散没溺
者甚衆府君教民為桴晝夜救之全活數千人既而上

官知其所存請發衆以治城府君雅喜利人長於慮事衆議築土為城用甓以傳之府君獨不然謂人築且勞又捍水之衝甓何能久乃集民累土以牛數百蹂之堅而後增至于成復表以長石互相銜枕勢莫得動其城八門皆設之閘遇水暴至則障之衆服其善台人遂安時又歲饑州命邑官率富人出穀俾輕其價以救窮民窮民乏資無以得穀府君諭之曰汝糴之十不若與之二三則富人易辦而貧人易及衆皆悅從飢者獲濟焉

永嘉郡禁盜十四人獄具皆當極法外臺請府君慮問府君原盜之情而重其行法固請覆奏朝廷悉恕其死黄巖大邑民數萬户訟爭盈庭府君專尚仁愛多以理遣至有犯徒刑而非巨蠹者府君必為解其仇訟而決平之民自愛服制置按察使交章薦之府君秩滿還家與鄉舊遊曰吾樂矣何用官為遂請老朝廷嘉之遷太子中舍致仕皇祐初其來守錢塘與府君議置上田十頃於里中以歲給宗族雖至貧者不復有寒餒之憂之

憂府君退居四年賓親盈門以東臯所入日為雞黍之具故貧而常樂餽隣里鄉黨有急難則竭力以濟之皇祐二年九月十三日以疾不起享年六十有六中外宗親莫不過哀里人無老少皆涕下其遺愛感人如是之深娶丁氏夫人男五人長曰純義守將作監主簿四子尚幼女四人長適進士李洽次適進士沈充二女在室以其年十一月十三日葬于吳縣天平山三讓原嗟夫某從事四方與府君别動逾千里及餘杭得請一獲其

願相會未幾而有死生之訣泣血灑毫不能成文銘曰
烏呼先公五子其三早亾惟兄與我為家棟梁兄又逝
焉我獨徨徨諸稚在前未知否臧我其教之俾從義方
積善不誣厥後其昌

范仲温中舍墓在天平山三讓原

宋故左朝請大夫章公墓志銘　孫覿

建安章氏自郇公以文學道德仕仁宗為宰執聲號顯
融族大以蕃異人輩出事五朝踵相躡為將相寵禄光

大為世間人宋初徙平江者尤稱於天下大丞相申公家州南樞密秦公家州北兩第屹然輪奐相望為一州之甲吳人號南北章以別之秦公生七子多知名公第三子諱綜字子上為北章氏通亮英敏有大志讀書不治章句屬文辭典麗有古風秦公任子次及公公推與其弟而東書詣太學受業食淡攻苦窮日夜不息然後挾所有從諸生校於有司元祐二年試國子監中第一遂拔其科學者尊其文傳誦以為法調河南府洛陽縣

主簿范忠宣公尹洛一見待以國士賔禮奬薦僚吏莫敢望於是故相韓公汝玉中書侍郎范公子功李公邦直皆以文行薦於朝就除京兆府府學教授秦公帥涇原奏充主管機宜文字用舉者攺宣德郎太上皇即位推恩還奉議郎通判鎮戎軍秦公治兵號名將守邉四年城兩州築九砦生致兩大酋斥地數千里威名隱然戎人出塞遠遁將吏極一時之選後多為顯人而幕府簿尺籍伍符檄書請奏皆自公手出秦公薨太上皇臨

其喪敕中貴人録嘗為機宜者姓名以進免喪召對上顧而喜曰名臣子是嘗佐其父者他日謀帥無以易卿也除秘書省校書郎居亡何以為陜西路轉運判官會五路漕臣分總邉計而公遷當秦公舊治手疏便宜數十條鉤考財用出入之要窒奸偷罷不急以紓縣官餽挽之費皆有法書上而宰相方除不附已者召公還言者隨攻之出知湖州言者不已差主管西京崇福宫未幾公弟縱以飛語聞而章氏一網盡矣崇寧中蔡京用

事久權震中外彗出竟天上感悟免就第凡京所建為天下害趣中書亟罷之中書侍郎劉公秦公壻也京懷之未發它日京復用諷御史誣奏縱盜鑄為奸利以併中達於是詔開封尹李孝壽即吳中置獄連逮千餘人敕州縣發卒護送鉦鼓之聲連晝夜不息捕繫累月瘐死數百人考驗無所得京怒逐孝壽以嘗建言御史蕭服沈錡代往獄益急卒不驗又逐御史更用孫傑必煅鍊如章乃止縱坐是除籍為民徙海上兄弟皆坐非

法得罪公又免官覊台州歲餘上辨其誣罷者皆復復公故官通判秀州實大觀三年也已而又坐陝西漕事奪三官公移書當路詆京曰朋黨交舉相謂伊周謇直不平斥為桀卓天下聞而壯之四年復召為校書郎遷倉部員外郎再遷起居舍人宰相張商英言蔡京紹復熙寧元豐法度率矯誣為奸罔非先帝本意建請置局號皇宋政典擇近官范鏜劉拯纂集為書黜其妄詔公為編修官御府出筆墨端溪研以賜後嘗奏事上追懷

秦公且問秦國夫人起居狀公頓首言臣等幸因先臣蒙記識不幸屢遭讒慝以見困躓負先臣餘教幼弟縯臣母憐之未嘗一日相舍中被誣陷屏伏田里母子無聊陛下幸哀憐孤老舐犢之愛加惠縯等復還仕籍臣昧死自言罪萬死上為動容即日詔復縯官而公終無一言自及秦國遇疾移告馳省而蔡京復相同列有徼進者逢京之怒又中公以危語會遭秦國喪喪除吏部直注岷州長道縣而公亦病矣以政和四年守本官致

仕逾年病間即舍旁營一堂號美蔭聚書萬卷凡國子
中秘所有皆具集今古石刻千卷編秦公遺文四十卷
奏議三十卷奏議者涇原山川要害行師制勝營陣出
入之法公以類分卷每一事為序文識篇首可備一覽
而不果上有所感遇則為歌詩音節平緩無戚嗟流落
不偶之嘆八年落致仕以朝散郎知解州轉朝請郎朝
奉大夫宣和二年選部使者去為均州提舉兩浙常平
未至改提點刑獄遷朝散大夫妖人方臘稱亂東南新

蹂於兵詔升越州為安撫進公直龍圖閣知越州兼管浙東安撫司公事公樂職嗜事所莅有名迹東縛奸吏重足而立愛養百姓則惟恐後解州之神霄宮成廉訪使者劉愇病其隘有改築之意公曰吾民不可以重困即擇日齋戒設壇場臺官屬行事祠下會其徒入居之事訖驛聞愇意亦已房陵婦人越所部訴其子於均公謝曰房非吾治也又訴於轉運使以屬公公召詰庭下不以屬吏諷諭開曉母子感悔再拜稱謝而去秀

州嘉興富人高安與陳氏有故怨閭方臘之亂誣之為盜聚羣惡操兵入其室盡殪之以捕盜徼賞平江長洲陸氏怙富橫閭里殺人應捕輒求吏執平人代已公一閱盡得其情狀取二人寘諸法衆驩以為神明越新去亂人情危懼日三四驚旁郡守將往往益兵自衛公至則延問吏民燕集賓佐如平時於是勇敢卒謀變公飭將吏指取無一人脫者一府大震左丞王安中帥燕山求文武士於幕下欲請公俱宰相以公方撫越人不聽

五年中貴人譚稹為宣撫使又請公於上朝廷不能奪除公河東河北燕山府路宣撫使司叅謀官磨勘轉朝請大夫加右文殿修撰賜三品服松亭關戍卒二千人號食粮軍四軍之變遂從奚人破景州稹怒欲盡戮其孥公曰若爾則人不復思漢矣稹悟而止時金人納夏羌之請割畀拓跋故地雲中以北二千餘里遺之止以朔武歸我夏人駸駸向朔州境上稹次河東詔稹發兵討之公言兩國通行囊槖包藏甚深未可輕動第檄問

金人可也而太上皇親筆督戰至八九不已公益持不
可曰金人以我納叛渝盟藉為爭端若奉詔出師誤傷
金人邊隙一開則齮齕用首事者墳墓矣今困竭天下
盡於燕山訖無善後之策況議雲中乎退而疏燕雲決
不可守之狀反覆數千言皆社稷安危之決趣楨上之
楨讀奏大驚曰安得此不祥之言公曰擇禍莫若輕盍
以微罪行乎為楨極論數日楨不得已摭取一二上之
書奏楨罷公落職送吏部吏命宣撫使童貫出師遂敗

績師再出而燕山七郡與朔武皆不守如公言其年會
息上書告老復直龍圖閣致仕七年正月乙未以疾卒
于家享年六十有四公少年負所學不由勲閥以文章
自奮一出試吏部為范忠宣公所器天子記姓名禁中
以為可備將帥繼秦公後公慨然自任以當世之重而
孤立一意衆媢不容將起輒仆遂棄官老於家宣和末
天下多故詔起公再任而大將爭欲引公自助屬時久
安軍政大壞而貪功生事之人方欲徒手搏數百萬虎

狼之衆以僥倖於一試公於是幡然投劾以歸卒亦無所就命矣夫諸孤以其年葬公臨安縣橫谿塘頭鳴之原公所自卜也曾祖頻故任尚書刑部郎中侍御史知襍事贈司徒祖訪故任禮賓副使贈太尉父滐故任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太一宮使贈太師秦國公謚莊敏母秦國太夫人和氏公再娶皆王氏文康公之曾孫元配河南縣君今配太碩人四子男曰莬曰荷並右朝奉郎曰萊右迪功郎添差監臨安府浙江稅女嫁晉陵孫

覿孫男女十七人曰潭曰滑曰澥曰沕曰澮曰淖曰汻曰洋曰淖曰汭曰洞曰滂曰濛潭滑並右廸功郎汻右將仕郎女適右宣義郎新秀州嘉興縣丞陳文蔚進士何顯祖處者二人公性剛果胷中無留事與人交明白洞達樂為之盡一言之出終身可復視財如糞土赴人之急不以存亡為解居官矯矯然見義勇為不計禍福必達其志乃已家無聲伎之奉未嘗一日去書不讀尤尊王氏學著書三十卷醇雅深奥發明經術居多烏乎

公之女擇所從而歸覿四年而公歿矣又七年而公之女亦亡又八年而覿銘公之墓公之事可紀者衆矣非搢紳士大夫所共聞者皆不論著故所次止於如此銘曰韡韡章宗維宗巨室泰公有子千夫之特驥隨地走不可係羈籋雲追風一抹萬蹄視天尺五可階而上發論慨然帝悅而向權門衆趨操雙倚旁矯矯介石君子之剛戔艱秉危初終若一方僨而振又以譊出孰慍孰懟匪神孰尸謂當秉除以訖耄期命也不祥蓋棺永已

魁名揚厲閲久愈偉天定勝人德遠而興蔽芾如林視此孫曾

章綡龍圖墓在臨安縣乃吳人也

宋故左中奉大夫致仕柳公墓銘

紹興六年五月丁亥左中奉大夫德清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致仕柳公諱瑊字伯玉以疾卒於衢州江山縣之寓舍明年其孤右從事郎滋載其柩歸平江以十二月庚申葬於閶閭門外同涇原上既葬三年左朝散大

夫權發遣信州軍州事張公彥狀公爵里行治屬余銘以閟諸幽烏乎余故人也遂次其語序而志之而系以銘柳氏自河東節度使綽以功德顯於唐而將相名臣之族多出於京兆唐末子孫散處河岱之間故仍世為魏郡人曾祖灝故任宣德郎累贈通奉大夫自開府公三世皆葬於廬州合肥今又為合肥人公英妙駿發記誦過絕人屬文辭方布帋抒思而數千百言已就與李釜俱馳聲場屋間舉崇寧五年進士第調淄州淄川縣

主簿秩滿授蘇州觀察推官知州事盛章去為開封尹
而宋康年代為州頗變更章故時約束其僚不悅公者
陰譖章以康年所為多公助之章怒愬於上有旨移公
泰州司儀曹事朝廷城四輔徙康年拱州又以公為幹
當公事尋差詳定九域圖志所編修官改奉議郎除陝
府西路轉運判官故時關陝以觧鹽鈔權鐵錢輕重百
賈欣賴芻粮集塞下如山積而縣官無饋師勞民之費
自轉運務增收鈔價以為羨餘權貨務漁奪觧鹽之入

供京師幣輕貨重商旅不至於是始鑄大錢又更為夾
錫宣撫使童貫又創平貨務法益密而物賈日以騰湧
公私病之公語貫曰祖宗之法故在公第請於上出片
命行之轉敗為功如反覆手耳不然徒紛紛無益也貫
不悅會移利州路提點刑獄且入對貫始怒旋有旨送
吏部久之授在京西抵當所宣和四年除知濬州河朔
盜起洛州不治詔公代之公至則繕治戎器增浚城隍
料兵筭食彌月而辦洛賊張迪者聚黨數萬人掠雞澤

進薄城度不可攻遂引去手詔嘉之進公兩官而中貴
人陳宥遣小校于演部勝捷兵次雞澤而盜已去輒入
青城柵執殺社人數百級以捷聞老幼隨之號呼載道
羣噪譙門下公大驚悉斂所納級付其家給棺衾瘞之
盡拘羣惡以屬吏勝捷者童貫所部也獄具方上而貫
馳騎檄還所隸軍籍公曰殺人者死又何待焉即日論
殺之貫怒劾公專殺朝廷不得已奪所進兩官自是官
軍過州境斂迹無敢犯者有頃公被疾司錄事李承勳

權州事州兵聞公病唱言倉粟惡逐庾官嗾衆為亂公
聞變力疾披衣出譙門坐宣詔亭飭二校率其屬捕殺
首亂者而釋其餘已而復卧承勤逢貫之怒以公病不
任移書馳告貫而自為功居無幾公黜三官免歸承勤
進五官而郡豪納粟賀就者亦進七官莫測其故久之
始悟承勤書所薦云是歲宣和七年也明年復故官當
靖康遂告老以朝奉大夫致仕建炎二年詔起公知蔡
州稱疾不拜三年落致仕召赴行在又以疾辭差主管

台州太平觀紹興元年除福建路提點刑獄未赴改兩浙東路尋提舉台州明道觀於是積官至中奉大夫六年感疾又請致仕遂不起享年六十有六公邁爽開濟知世務之要尤長於議論計一時利害論人物臧否詞辯蜂起聽者竦立居官任職有所施舍問義何如未嘗顧望少貶以求合既屢觸童貫被斥朝廷韙其諒而貫方用事權震天下雖宰相亦憚其威公所至又輒與之遇故終徽宗朝流落不偶命矣夫娶章氏故相申公惇

之孫奉議郎持之女封令人恭儉守家法生一男子即
滋也監饒州商稅務滋幼時令人手抄孝經語孟授之
解悟過人不自標顯年五十六以紹興九年十二月巳
未卒十年正月甲申祔于中奉公之墓孫男一人曰楙
右登仕郎公弟珷家淮陽建炎之亂盜據其城挺身南
走歸公公時方上書以郊祀恩任子珷至遂改薦珷令
為文林郎嶶州軍事判官公好古博雅於傳記無不通
達遇古法書圖畫至解衣輟食求之嘗登慈恩寺塔顧

見唐進士題名人物風流筆迹奇麗慨然懷想至徘徊
其下不能去遂捐槖金命工刻石屬隱士王持第其歲
月釐為十卷書出一時賢士大夫爭得之建炎南渡圖
書熸滅公所刻又在長安數千里兵火戰場中秖今一
二尚存者尤為世所寶云銘曰嗚呼世衰道喪兮閹人
用事指鹿為馬兮欺君之不忌謇謇柳公兮孤立一意
孰擠之於險兮又推之於將墮懷奇負氣兮百不一試
埋玉樹於土中兮齎恨永已萬木如茨兮闔門之趾是

為公藏兮子孫受祉

柳瑊中奉及其子監務滋墓在閶門外同涇内

宋故翰林學士莫公墓志銘　孫覿

紹聖初新宰相用事首按元祐諸臣變更法度和戎棄地之罪生者削籍流竄嶺海死者追貶禁錮子孫不用赦除以示永廢已而蔡京當國盡疏名氏為四等立石朝堂號奸黨碑嗟乎立法本以便民當適變通之宜禦戎本以安邊欲紓戰鬬之禍而權臣修怨建為紹述脅

制上下凡議論之臣疆場之吏輒有一言議令便民解仇安邊皆以陰懷異意動揺國是沮壊先烈入元祐黨以故士大夫避讒畏禍便文自免終蔡京之世二十六年猶有憸佞中傷文致疑似為害紹述而觸大罪者靖康之變金擁騎數萬長驅河朔直犯京闕於時臺諫爭請和戎以倫倉卒不測之難皆斥廢不用而二三狂生抗首大言秉憸徼倖起於小吏驟擢將相試之一擲卒至悞國二帝蒙塵中原陷没億萬生靈肝腦塗地太上

皇狩維揚移蹕臨安國步阽危至此極矣而進取之士尚循紹述之利終以和戎為諱此翰林莫公所以投閒置散至于老死不用固其理也靖康元年十一月尼瑪哈自河東來頓兵州南青城斡里雅布自河北來頓兵州北劉家寺遣使請淵聖會盟復三關故地時公以翰林學士為館伴又命防禦使高世賞副公報聘公抵尼瑪哈帳中或折以義理或諭以逆順禍福甚辯凡四反尼瑪哈始欲請宰相議和親王割地何㮚以執政宗室代行尼瑪哈

大怒不交一談攻圍日急馴致城陷臬始遣李若水司馬朴王倫等告知扈淵聖幸青城予三鎮外又割河中府十數州尼瑪哈致酒端誠殿面約土地人民還南宋盡歛城內金銀犒軍而去酒罷淵聖還內而富室大家占吝寶貨莫肯赴國家之急敵中移書皇帝卜日再會何臬入見請行羣臣力爭謂金銀不厭其意故邀天子為質且云卜日設有期會尚當辭行人情叵測詎可再乎不聽詰朝淵聖再幸青城有獻計者曰天子弗取反受

其咨廢立之議葢啓於此矣於是宰執侍從中貴人衛士悉分置諸寨中外隔絕不相聞逾月張邦昌請馮澥曹輔以下五十餘人公亦在遣中得還邦昌進數從官於政地日詣延和殿後閣玉軒會議俟歸師渡河請昭慈太后御簾聽政訪大元帥所在勸進踐天子位外廷無知者五月太上皇自濟州至登至尊六月李綱入相盡按邦昌共事者為偽命入之法除名公自述古殿直學士責授寧江軍節度副使潮州安置建炎三年遇恩

北歸議者論欽宗皇帝北遷公與孫傅方欲徼一人之利再徙韶州公既就道妻淑人劉氏詣闕訟寃仍引少保高世則户部侍郎王俣等十數公為證朝廷下其問驗實如章其年八月得旨改正自便脫然無事矣而言者終不置也嗚乎噫嘻命矣夫公莫氏諱某字壽朋其先吳興人徙錢塘又徙平江今為平江吳縣人也曾祖

延正祖淵左侍禁贈通奉大夫考下中元祐四年進士甲科以文行為當世大人所器尤為故相鄭公達夫知

樞密院張公賓老所厚歷尚書郎衛尉少卿直秘閣知
河中府以公貴贈中奉大夫妣太淑人朱氏公為兒時
英妙秀發不類童子誦書日千餘言操筆為文不由師
授自中律呂年十八補太學生一年升内舍二年升上
舍四年當政和三年大比試廷中徽宗皇帝擢為第一
授承事郎越日特奏名士第一人適與公同姓名徽宗
曰非其倫也名實混矣命去偏旁名壽比公入謝會正
奉公以兵部外郎從卿貳奏事殿上上顧見公謂正奉

曰儔年少耳草數千言文詞贍麗皆切當世之務遂爲
諸儒冠卿可謂善教子矣嘉嘆久之授議禮局檢討官
四年除秘書省校書郎五年除符寶郎遷起居郎兼國
史編修官且召試矣公自以起於書生遭逢千載之遇
慷慨感發孤立一意不問權貴人所視天子爲知已而
大臣懟公不附已移太常少卿臺臣承望風旨又奏斥
公罪爲提點南京鴻慶宫宣和二年丁正奉公憂憂除
除光禄少卿進國子司業六年召試中書舍人賜服三

品同修國史公善屬文敏而工先時詞臣草後宫書命莫有中上意者制詞往往多自中出徽宗進二婕妤公當制仍命即日進告告入對御輒有詞垣得人之語靖康初除給事中兼侍讀直學士院宰相吳敏伺公入直併下六制欲因是以危公公秉一炬解衣却坐一揮而就醇深典麗各得其體淵聖嘉其敏妙會公入對褒譽甚寵除吏部朝士聞之曰宰相以己望人欲擠之而更進可發一大笑也俄拜翰林學士知制誥積官至朝奉

大夫爵文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未幾國有大故公亦得罪去矣公又曰金人始議置署路允迪允迪不從尼雅滿怒拘留軍中會京城父老以張邦昌為請允迪得縱去邦昌既以僭悖誅死而允迪大節宜見襃顯以王黼客遂不録邦昌用呂好問為門下侍郎同時共政者皆坐偽命除名籍竄斥嶺外而好問以蔡攸客本中之父更進尚書右丞相百官合為二狀詣軍前乞以土地人民還趙氏如初納御史臺秦檜為首尚書省誨執

禮為首後檜論功誦言於朝位宰相執禮雖已死宜蒙褒贈亦以黼容置不問敵人以款塞欲覆我軍結于都欲滅我國歸咎淵臣以至廢辱而靖康將相建此議誤社稷者皆以富貴福祿衰榮終始若羣臣偶以一青挂吏議至終身不齒既以為功功同有不賞者既以為罪罪同有不罰者處白善否一出於愛憎東西黑白變色易位非予一夫之休戚也公兄凝字謙仲孝友過人嘗為勅令所刪定官自公去國亦棄官不仕徙寓華亭築室居

焉有女弟適高氏而寡館之舍傍連遣數夫抵臨川趣公還營一第夾河相望度一梁跨其上以便往來幼弟俱宦遊四方代期至則從旁僦舍以俟四人者集處一堂一味之甘未嘗獨享兄先弟從如壎如篪舉熙熙然如是十五年謙仲下世公杜門却掃惟讀傳記著詩文以自娱又十年田園之入不足以卒歲賓客之奉晨夕之須隨所有無澹然自足未嘗營一毛頭之利弟俱卧疾崑山丞舍公馳小舟冒大暑往省財過旬公亦遇疾

而歸臥起如常日無苦忽一旦自輿於榻召家人至前以後事屬其子同畢端坐而逝容貌如生里巷姻族奔走驚呼相望出涕真所謂有以善吾死者是歲隆興二年七月十五日也享年七十有六有內外制二十四卷四六集十卷真一居士集五十卷辨誣証誤錄一卷藏於家公事親孝心意機微輙逆得之仲弟侶蚤世太淑人哭之過時而悲生子未絕乳而母氏亦改適太淑人鞠養護視至勝衣猶不去側公遇郊恩當任子首以名

聞命下太淑人喜甚由是悼念少衰太學與同舍生劉
疇善議以從妹歸公方卜日致書幣而公廷唱中首選
疇蹴縮不敢復議公聞之曰吾親之命有前諾矣今配
淑人是也其後淑人詣鼓院上書稱寃名動朝廷公得
旨改正除罪籍還中州殆不偶然也淑人既沒公自為
文識其事内之壙中葬湖州長興縣嘉瑞鄉大鳴之原
生二男子曰初右將仕郎蚤卒曰同能傳父業效張籍
哭韓吏部賦詩百韻紀次公行事之實詞句溫麗有家

法四女適右宣教郎白仲言右文林郎董隣右從仕郎
張濤右廸功郎徐瑛孫男曰岐曰道曾孫男女二人其
孤同學以其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合祔于劉淑人之墓
公有治命屬予銘銘曰翰林初載文中之虎踽踽羣趨
御于帝所奏篇甫上褒旒一靚曰大手筆可配燕許擢
冠儒科鵷鸞鶚舉歷井捫參視天尺五獨步一時聲振
海宇亟踐榮路徑躋冊府蟲篆鳥跡汗簡編蒲盡讀平
生未見之書入尚符璽廣內寶儲龍文龜畫河洛之圖

北門西掖時惟帝俞演綸視草汝言代予思如涌泉沛然莫禦一揮六制噫欠之餘帝悦而嚮將貳政途大厦遽顛一柱莫扶漢厄三七炎正中圮兩地興戎雲擾糜沸將相誤朝天地崩墜一死何逃巢覆卵毁獨屏間處待終而已遇疾不藥但飭後事言笑未卒趺坐而逝死生之變亦已大矣容貌如生不見小異銘以著之欽于世世

莫儔學士墓雖不在吳乃吳人故録

明故資政大夫南京刑部尚書顧公墓志銘

文徵明

嘉靖二十四年乙巳閏正月十有八日辛巳南京刑部尚書顧公以疾卒於金陵里第先是公以考績還自京師道聞長子嶼卒驚惋得疾抵家疾甚久之竟不起嗚呼惜哉公諱璘字華玉别號東橋居士世為蘇之吳縣人國朝洪武中高祖通以匠作徵隷工部因占數為上元人曾祖海不仕祖誠以公貴贈資政大夫南京刑部

尚書考文號愚逸初封承德郎吏部主事後加贈資政
大夫南京刑部尚書祖母陸氏母楊氏俱贈夫人公以
應天府學生領弘治乙卯鄉薦明年丙辰舉進士庚申
授廣平縣知縣甲子徵入為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進
稽勲郎中正德庚午陞河南開封府知府癸酉謫授廣
西全州知州丙子起知浙江台州府陞浙江布政使司
左叅政嘉靖改元册立中宫禮成奉表入賀道陞山西
按察使以親老辭不允尋以病免庚寅起為江西按察

使未行陞浙江右布政使轉左布政使召為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巡撫山西上書乞終養忤旨落都御史以布
政致仕丁酉再起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兼
贊理軍務己亥陞刑部右侍郎尋改吏部會顯陵肇工
改工部左侍郎領山陵事進工部尚書事竣還朝改南
京刑部尚書公於是歷任三朝閱五十年歷十九任積
階自文林郎歷十有一資為資政大夫正治上卿公融
朗淵達精於吏理能激卬任事初莅廣平年甫弱冠或

易視之而公闢決敏利擿伏若神拊循道利靖而不煩
而飾以文學有古循良之風及爲開封益更練堅決會
盗起燕薊流刦中原攻圍城邑所在繹騷兵部尚書彭公
澤奉詔疏捕領兵壓境上簡公自輔公亦悉心展措練
兵飭甲轉餉傳飧取具呼吸間而解難折衝謀畫居多
在郡期年隨事經理多所緒正而彊執不撓鎮守中官
廖堂恃逆瑾黨援圍奪自恣公摧抑捍蔽每折其萌芽
不令得肆瑾誅廖罷去而錢寧用事孱闒方熾王宏者

尤訏謾慄疾繼廖出鎮秉權席寵氣焰讋人一時有司或屈節自容公故不為禮有所徵需一不荅歲時展謁長揖而已用是積忤宏宏方恃寧為援矯詔逮赴錦衣獄獄吏問狀公據理執誼抗言條對一無所承寧無已遣邏卒陰探郡中無所得乃文致他比以竟其獄獄成鐫三階徙全全即古零陵郡越在嶺嶠僻遠荒陋公不鄙夷其民而翊以文教道化更革誠心拊綏久之民用乂安而士興於學甫三年而有台州之命台為東南劇

郡武衛錯居俗獷而喜訐胥吏並緣其間縱橫饕詖吏
數政不治公至爬疏剔抉求得其弊端與利源所在次
第興除之故事武衛諸城郡為修築吏費浩穰率為主
守者乾沒恒一歲二築築輙壞公鉤考得所侵漁悉沒
入為城費檄義士經理而程督之故他城易墮而台所
隷三城特完郡瀕海有鹽筴之利貧民業鹽自食苦估
榷煩苛每迓道轉輸而邏卒乘是為奸利至相賊殺不
可止公為弛禁俾得負販出郡下而薄其稅入民用便

利而國課亦登故時軍餉不時給運軍往往稱貸以需
而駔儈得肆侵牟公支放有期而勾稽維審軍皆給足
而奸民無所牟利矣郡南瀕江卑下多水患地有中津
橋且壞公修復之因築石隄而樓其上凡數十楹人初
莫喻其旨已而夏潦水猝至居民得依樓以避所活以
千計乃服公先見云公既久於台悉浙中事宜繼以參
藩遂得舉而行之雖不及久而宏規碩畫功緒為多及
以左轄重臨益諳練宏達而意復周審展采錯事惟志

所為而釐革積弊若賦發科適調補吏胥皆利蠹蟠結
前政所不敢問者公排根振蔓絶不少縱而畫一以守
要束章程咸正而核吏不得緣以為奸事緒雜襲文牒
糾紛隨事剸裁司無留政御史按浙者往往袖手無所
事事然積不能平秉其解任而躡尋過誤一時雖横被
口語而素履明潔望實在人卒亦不能有所汙衊也起
撫湖南益事振植湖湘遐曠提封數千里撫臣尊重受
計坐理而已公不躡故迹輅車省循徧歷州郡雖偏鄉

下鄙莫不臨莅跋涉險阻蒙犯霜露不少厭却故事廵
歷所在必以藩臬守臣自隨公悉謝遣軒車簡易僕從
歛約供頓次舍才足周用民按堵不知為勞念荆湖沃
衍而流庸墮弛地利有所未盡科輸煩擾期會迫促民
日益貧公私交病故所至勸農振業平繇復稅而擿伏
省徵軌迹夷易民用安集而歲亦比登在鎮逾年多所
建白首言地瘠民貧兵食不足而藩府賦禄無制後繼
為難又以湖湘控扼邉徼地大事繁御史按部歲一更

代勢不得周欲乞添差御史分莅湖南北以廣詢謀又言外屬臣僚多有宏才碩望足充任使者比歲限以藩府戚屬不得內徙此非祖宗舊制乞越例推選以收滯才所言凡數十事皆當時利病深切治理雖不盡施行而論者莫不韙其言云顯陵之作役大事繁經費不貲公既長於料簡而程省弗懈調發有制視他所營率損費十五而功實倍之規制宏偉翬飛赫奕而民不告病有司不以為煩其經理施置有足多者然此特出其緒

餘耳非公所用以為才也及是雖典邦刑而留司務簡亦不足以盡其用且鄉里所在父老姻戚不能無望於公而公執志堅定不肯骫骳以徇苟羅於辜必以法繩之豪植强禦咸不得肆而怨讟興矣言者因得假以為辭肆言醜詆而素所忌嫉之人從而醞釀之公雖內省不媿而不勝浸淫之辱竟鬱鬱以歿嗚呼公論不明是非失實使瓌奇卓越之才不獲究於明盛之世必有執其咎者君子固有竢於百世之下也然則公復奚憾哉

公素長者不虞人詆欺而直諒自信不肯脂韋干譽出入中外垂五十年一時新進多非曹耦公既前輩自處論議之間陵轢奮迅侃侃自將每下視諸人人多不能堪往往傍睨切齒而公不知也其得謗受禍殆亦以此平居事親孝愚逸公病疽公時已五十餘與同卧起吮濯扶掖舉身親之肉血淋漓十指皆潰曾不肯自佚以委勞於人初公以親故一再解官其後出入靡恒而二親之亡公適皆在告皆得親奉含斂殆不偶然者處羣從

兄弟尤極友愛從弟英玉繼公起進士官按察副使仕歸而貧而介潔自將公雅知其志雖日與親接而不輕餽遺然而中心相孚不殊同胞也少學於李璠先生李死一子不立妻萬不免饑寒公在官每分俸資給之既又為其子植庢旋植旋瘵而其子卒困以死乃迎養萬氏於家死為歛葬而給其孫如子終其身不哀友人胡欽死妻方氏食貧養姑公俾里中上其事請表於朝凡推核深究文牒往來咸具於公而一切吏費咸自公出

至於里黨族屬婚喪緩急亦多倚成於公其於倫誼至重也為文不事險刻而鑄詞發藻必古人為師見諸論著雄深爾雅足自名家詩尤雋永雖矩矱唐人而劖除陳爛時出奇峭樂府歌詞不失漢魏風格問學博深既有資地而才敏氣充足以發之自其少時已有名世之志既舉進士即自免歸大肆力於學時侍講曾南王太僕欽佩皆未仕家居皆名能文與相麗澤聲望奕然時稱金陵三俊及官南曹曹事甚簡益淬礪精進居六年

而學益有聞自是出入中外所雅遊若李崆峒獻吉若何大復仲默若朱升之徐昌穀皆海内名流一時詩名震疊不啻李杜復出而公頡頏其間不知其孰為高孰為下也然李杜位皆不達又皆盛年物故公仕最久官亦寵顯所歷若沅湘若天台鴈宕若衡岳皆山水勝處雖簿書鞅掌而不忘觚翰所至領客燕遊感時懷古臨觀賦詩風流文雅照映林壑委蛇弛張有古高賢特達之風及是將解留務往來吳門尋鄉里舊遊期于盡遊

諸山以畢其平生而事左心違竟成乖越烏乎而今已矣尚忍言哉公所著書曰國寶新編曰近言曰顧氏七記詩文曰浮湘槁曰山中集曰息園集曰登衡小紀總若干卷其生成化丙申七月七日享年七十娶沈氏封夫人子男三人嶼歲貢生娶羅氏峙娶陳氏峻尚幼女二人適俞璉趙念孫男八人履祥蔭為國子生次賓祥元祥眘祥應祥楚祥餘幼孫女二人曾孫男三人履祥等以卒之明年丙午三月廿七日葬公上元縣彭城山

之原前事奉公門生太常少卿許穀取為狀來乞銘銘曰於穆孝皇立國用明孰言翊之允維邦楨烈烈顧公維時之彥爰外而中式敬用踐起家民牧弗奪弗違言飲之德既去而思豈德則周亦堅厥志志植靡移乃言有濟扶微興壞樹之風聲載蹟載奮卒偕以升維靖而恭乃剛弗折式遄其歸峻躋華列出將使指入典邦刑以巽以貞以莫不經爰飾用文富茲述作迺古有訓仕優而學其學何如亶言華國敷章帝猷詠歌明德在孝

皇曰羣獻英英發藻攄詞式章用明翱翔後先公實曹
耦德音洋洋維學之懋烈烈顧公既瓌既奇學為文宗
政為吏師維學維政鮮茲兼德緊名之高斯毀之積烈
烈顧公連蹇在是豈不顯融迄屯厥施彭城之原公兆
於斯尚後有考視此刻詞

顧璘尚書墓在上元縣公元吳人故錄

福建布政司左叅政姜公墓銘　王鏊

公姜姓諱昂字恒頫生而端重介特不苟言笑數歲刻

礪讀書成化辛酉占應天鄉試明年登進士第出知棗強一意愛民凡所決遣皆恃以不寃門無呵卒獄無滯囚三年召試監察御史時方士李孜省得幸公率同列疏論之命斥於午門外以親老乞改南京河南道出理福建戎籍擢知河南府值歲大旱公至則雨隨之洛人抃舞每晨吏白事退終日閉閤觀書鞭箠懸之不用時母夫人年八十以懷土屬病疏乞近郡便養不許疏復再三上至乞降府佐或教授他日除邊遠自劾乃改知

寧波寧波聞公至同官皆減去輿馬華飾俳優雜劇不
一陳於前日本人貢過郡望公迎拜六年復以母老歸
養進福建布政司左叅政不起且上疏乞終養母卒服
闋部使者奏起之而公以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葬郡
城之官山公於取予尤不苟在官日買肉少許奉母自
食蔬菜子弟學書不得用官紙筆非歲首未嘗燕客不
受人饋遺亦未嘗餽貽於人權要請託一切報罷以是
人多不悅而亦不能毀也姜故汴人扈宋南渡家崇明

之西沙元時徙崑山之惠安鄉今為太倉州人高祖諱仲和元海運千户曾祖諱源祖諱篪考諱敏贈文林郎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母曹氏封太孺人子男二長龍中應天甲子鄉試次淮女三孫男一女二銘曰抑抑姜侯維行之揚皭然不滓為彼玉堂皇假近郡汝其予守色養以終萬鍾奚有東海洋洋終卧不起嗚呼姜侯可謂君子

姜昂恭政墓在吳縣官山

廣東按察使趙君墓志銘

王鏊

成化辛丑春禮部會試天下士吳江趙君栗夫名在第一刻其文稿傳播中外名聲大起時年甫二十餘尋登進士上第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浙江按察司副使進廣東按察使蒞任甫越月卒年四十有九君諱寬栗夫字生而白皙纖弱若不勝衣而警敏絕人自少讀書五行俱下其于舉業殊不經意下筆即超邁老輩皆推服之及有官益肆力學問自經史以及諸子百家無

不淹貫為文雄渾秀整行草亦清潤時刑曹同官華亭陳一夔崑山秦廷贊天台王存敬皆能詩四人相得歡甚更相倡和時吳文定公在翰林良辰佳節四人輙相過從予時亦往來公所多相賡和君才尤贍下筆數百言衆皆驚其捷服其公吏事初非所長在刑曹乆律例通究曉析訟至立解獄無寃滯及董浙江學政能推所學以變其習士無諛聞狹見之陋凡經指授為文皆有程度不以權勢動揺有所軒輊高下遇人坦率不事表

暴人以是愛而重之曾祖諱銘黄岩典史祖諱瑛湖州梅溪局大使考諱賜封刑部郎中母沈氏封宜人梅溪善星數君之幼也以為必貴特愛之南京國子監學正莫君奇之歸以其女子男二禧邑庠生餘幼禧卜以正德元年葬君於吳横山靈石峰之麓莫宜人祔銘曰孔翠祥鵷其文既騫麒麟服轅中道忽踠始誰啓之卒誰居之已乎栗夫愛莫起之

趙寬廉使墓在吳縣横山靈石峯之麓

錢孔周墓志銘

文徵明

吾友錢君孔周以高明踔絶之才負陵轢奮迅之氣感慨激卬以豪俊自命雅性濶達不任檢制所與游皆一時高朗亢爽之士若唐君伯虎徐君昌國其所善者視余拘檢齷齪若所不屑而意獨親時余三人與君皆在庠序故會為數時日不見輙奔走相覔見輙文酒燕笑評隲古今或出所為文相訂質以為樂既而唐徐起高科入仕尋皆病亡而湯君子重王君履約履吉雖稍後

出而遊好為窑益君喜問學尤好結納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忘學亦未嘗一日忘取友以自益也其所友必勝已者茍不當其意雖富貴有勢力者恒白眼視之或取怪怒不郵也家本温厚室廬靚深嘉木秀野足以遊適時時肆陳圖籍招集竒勝滿坐酒壺列前棊局旁臨握槊呼盧憑陵翔擲含醺賦詩負軒而歌邈然髙寄不知古人何如也烏乎而今已矣交遊中有如斯人可復得邪性喜蓄書每併金懸購故所積甚富諸經子史之外

山經地志稗官小說無所不有而亦無所不窺尤喜左氏及司馬班揚之書讀之殆遍遇有所得隨手劄記巨積數帙至所不喜雖世指以為切要而君未始一注目也為文奇崛深奥讀之棘口不能句然思玄語麗足自成家而尺牘之妙尤其所長一行數字矢口信筆文意燦然如出錭煉他人沉思極意不能至也早歲思以功名自奮稍斂鋒鍔以就文場矩矱亦惟涉獵訓故涵泳道腴而已於世所謂帖括關鍵皆不之省人咸非笑之

而提學莆田陳公獨識之嘗按試第居高等咸以為疑
公曰吾見其文有古意知其非經生常士也余親聞陳
公語喜公能得君而又喜君之為公所得也自陳公去
他主司惟取淺近合格者而君不復振矣君自弘治辛
酉至正德丙子凡六試應天試輒不售而年日益老遂
自免歸烏乎惜哉君長身玉立被服鮮華而舉止軒揭
人望而異之謂必有所就而竒窮骯髒迄於不偶烏乎
惜哉晚歲困於征傜家日益落又得末疾行履跛曳每

負杖而嬉而高懷雅致不殊前時文酒過從燕笑謔浪委蛇容與使人意消烏乎君眞雄俊不羈之士哉而曾不得一試以死豈不痛哉君諱同愛字孔周別號野亭錢氏其先江都人有諱仲陽者以醫名於宋見國史六世祖益仕元為常州府醫學教諭避亂来吳遂占籍為長洲人益生太醫院醫士原善原善生晋府良醫宗道宗道生太醫院醫士良玉玉生伯寬伯寛生汝式自汝式以上世以醫顯汝式娶何氏生君兄弟二人長同仁

太醫院御醫次即君娶張氏子男二人鶴徵太醫院醫
生娶吳氏竹徵薊州吏目出後同仁娶朱氏繼湯氏女
二人長適余長子縣學生彭次適陳遇側室生子男一
人復徵娶傅氏女一人適劉司衡孫男五人孫女三人
君生成化乙未七月初二日卒嘉靖己酉六月初九日
享年七十有五庚戌十二月初一日葬吳縣横山銘曰
氣則揚亦藝而章維命不臧而志弗昌卷而藏而卒困
以亡吁其傷

故翰林侍講承直郎王君墓志銘

楊士奇

宣德元年三月二日翰林侍講王璡汝嘉卒館閣自大學士而下咸走會哭已而共嗟咨歎曰當國家用儒之際奈何其喪賢者且兩朝史事方嚴奈何喪文學老成人相與悼惜不已汝嘉為人惇實內貞外和行修識明學該博尤熟書春秋為文章和平寬厚一傳於理勤職務雖老不倦雖風雨寒暑不自逸而折衷羣議辭氣雍

容簡而適當故所為悼惜之者非徒以寮寀之故交游之私也既卒之兩月其子篪奉櫬歸葬其鄉以翰林脩撰張洪所述事狀求葬銘余於汝嘉有斯文之契廿有六年義宜銘故序而銘之序曰王氏其先京兆人唐大理卿藻從僖宗幸蜀家蜀之遂寧九世至拯事宋理宗為吏部侍郎遂家蘇之長洲生矩之元温州路總管總管生光祖常熟縣尉縣尉生平孫黃巖鹽場司令司令生立中松江府知府三子璉洪武中吏部主事汝玉右

春坊右賛善兼翰林編修季汝嘉也自幼喜學問穎敏
異羣兒十歲從師受經下筆數繹義理已津津動其長
者侍松江君宦游浙東西所親炙日廣造詣日深矣平
居孝親敬兄一本於至性嘗坐累謫戍五年後舉明經
為武昌府學訓導歷九年陞大庾縣學教諭所至盡心
啓迪學者率見成效初被召修永樂大典為副總裁又
召修四書五經性理大全書成皆受重賜遂陞翰林五
經博士授廸功郎秩滿陞侍講授承直郎永樂中考鄉

試應天府廣西廣東各一考會試禮部三無敢干以私
者洪熙初建弘文閣時翰林學士楊君溥偕汝嘉二人
者受命日直其中禮遇甚厚汝嘉與人交久而敬濳而
可親於義當然未嘗有所不盡一時王氏之盛汝玉汝
嘉先後入翰林汝玉文名聞天下而士君子論行已有
道益於汝嘉無間言云汝嘉蒙恩贈其父為翰林侍講
承直郎母任生母黃皆為安人封其妻葛安人二男子
節篪皆好學有立篪選永樂二十一年鄉貢二女子皆有

歸一孫欽汝嘉沒時春秋七十有二庶幾可無遺憾者歟銘曰介如石溫如玉嗟君子兮不可復兮

王侍講璡與其兄文靖公璲墓並在陽山鳳凰峯下

故鄉貢進士謝君墓志銘　杜瓊

君諱會姓謝氏維貞字也别號容菴世為蘇之長洲人曾祖祐之祖彥達父以澄三世皆隱約里閈不食非其力人皆以善士目之君生而岐嶷不與凡子類未數歲即嗜讀書母平氏憐之輙縮其膏油俾毋夜讀君竊入

容室而嘿誦焉既長益究道學歸于厥躬其居家奉二親以孝與其弟維德篤友愛交朋友以忠信事有不安於義者雖小小不為也業進士業以易經中正統甲子南京秋闈明年會試春官登乙科選得學正職君以不能為人師乞罷卒於家

故處士錢伯鉉妻張氏墓志銘　金問

孺人諱善慶蘇之吳邑人曾大父某大父某父仲良俱懷才德不求聞達母周氏有懿行孺人之生性慧而行

淑孝經列女傳通曉大義凡於女經其母嘗曰教而不勞組紃文繡之事族人皆曰巧莫可及既笄擇嫁錫山之錢君伯鉉乃吳越王十四世葉之孫元永嘉書院山長彥春之子至正從父避兵於吳因而家焉孺人入門以孝敬事舅姑以寬裕待媵妾貞順之宜恒服於身體怨懥之色不作於容貌贊晝家政井井有條鄉里皆曰錢氏得佳婦而家業興矣是以名門右族莫不以為儀範然伯鉉處士嘗遊郡庠學舉子業厥後棄去以疾而

不見試踐履儒素有隱君子風不畜羨餘及卒家無長物孺人以嫁時裝送資賄具棺槨盡祭葬之禮鄉族稱之若出一口逮夫男女嫁娶畢悉以家務付子婦司之孺人惟奉佛誦經優游自若正統辛酉十一月二十四日以疾終距生於元至正辛丑抵卒之年春秋八十有一子男一曰實娶曹氏女二長靜延適同郡陳常安次志延未行孫男二驥娶蘇氏騏未娶孫女一適王峯朱瑀曾孫男一曰澣孫女二俱幼卜正統八年癸亥十月

初四日葬吳縣胥臺鄉黄山之原從夫兆也將事郎某公以行狀乞銘于予既按狀次第而述之銘曰鍾靈毓秀衣纓之家三從四德良玉無瑕思之古人伊誰其偶梁家之婦陶家之母鬣封四尺胥臺之鄉其藏其固彌久彌康

此七世祖母張氏墓志銘

錢處士墓志銘　劉傑

處士名孟滸字仲廣初號漁隱裔出武肅王鏐自浙徙

常之錫峯時號磚橋錢氏曾祖禺贅蘇之張氏遂占籍為長洲人祖公隱父惟善俱潛德弗耀母蘇氏處士生有志操知經史工繪事容肅貌端氣宇爽闓作詩時有警句吾祖宗伯文恭公因以女妻之既壯挾貲遊江湖遇佳山水則留連而不忍去詩人學士則親炙戀慕之隱文僻字則退而考諸書必求其通而後已用是見聞益博器業益宏而名實籍籍士夫間矣晚年卜築於憩橋之右闢地數弓鑿池構亭蒔花竹培蔬果春和景明羣

芳競秀秋霜氣肅橙橘紅黄縞雪漫空緑陰匝地處士皆披巾曳杖逍遥其間咏風月以遣性情圖景物以玩造化客至則觴博茶話陶然忘其世慮又自號晚圃云最後聞親藩唐王能下賢乃挾策而往王果賢之為書晚圃且賦詩數什以褒之至有詩宗杜甫畫法王維之句大司馬公安王公因為之作記益與其修于壯而成於老也生於宣德壬子二月十七日卒於正德改元九月二十六日享年七十有五元配即吾姑劉氏生一女

適祝蕃皆先卒繼顧氏生一子曰桓桓以才技徵入京師供事内府配張氏女一適計鳳孫男一曰曾娶唐氏卜某年某月某日葬於黄山祖塋之次既而以墓志請予處士内姪也敢以不文辭乃為之銘曰猗維處士行達言誾鑒古書畫服古衣巾遨遊湖海見聞日親王公野叟即之者親所親伊何厥中孔珍晚開小圃樂極天真秉化歸盡不亡者存刻銘斯石用式後人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經筵國史官武丘劉棨撰并書

此晩圃曾祖府君墓志銘墓在吳縣黃山

陳基傳

尤義

陳基字敬初台之臨海人父祥多聞好學尤善老子清淨之說平居常黃冠鹿裘與方士游沒時基年甫九歲越五年母夫人姜氏即命與兄聚於杭從師又四年從內翰金華黃文獻公溍受業至正仍紀元之元年從文獻遊京師授經筵檢討其徒有為御史者以言責咨於基基謂並后為致亂之本因草諫章力陳其失冀君覺

悟以正始也而上方溺愛詰知其由欲置於罪怒且不可測遂引避南歸臨海奉母夫人西至吳教授諸生備養惟謹為詞章必務上法三代下軼漢唐東南聲聞為之丕變遠近學者爭師之户外之屨常滿屬南北用兵朝廷闢以樞密府鎮撫南服起君為都事轉江浙行中書員外郎俄陞郎中時平章張士信統兵鎮杭基以本職參佐道之以正杭有岳飛墳蕪穢弗恭久矣基追慕興感以狀請於朝俾與歷代忠臣並列春秋致祭尋自

為文刻石墓上以表其功西湖書院舊有經史書版兵後零落無幾即白平章出官錢若干補綴成帙夫以天理民彝泯亂之秋干戈相尋日不暇給基乃以贊佐餘力為其所得為使聖經賢傳復明於當時崇德報功與媲於往昔雖武夫悍卒聞下風而望餘光亦知有所興起擴而充之是大有功於名教也未幾由杭來吳參太尉軍府事及太尉自王於吳羣下同聲賀之而基獨諫止太尉欲殺之不果已而起授内史遷學士院學士階通

奉大夫覃恩二代凡飛書走檄碑銘傳記多出於基之
手基每以為憂而不以為榮也今國家命將平吳吳臣
多見誅殺而基晏然無恐朝論多基之能尋召入預脩
元史書成賜金而還洪武三年十月壬午以疾卒於常
熟河南里之寓舍得年五十有七娶王氏先四年卒無
子以弟之子訥為後女四人長適吳顯次適車某三四
紉皆庶出基平居慎重寡默與物無競家人僕隸未嘗
見其疾言遽色宗族故舊自浙水東來依率養育獎勸

俾各有成士有才德可用必引而進之有喪不能舉者為買棺歛恩義過於平生方太尉僚佐彊古民廬基獨以己俸買宅天心里即舊屋數椽稍加塗墍環蓺花卉之屬號小丹丘休沐之暇輙與容倘徉其中啜茗清談議論古今出入經史百氏危坐終日歲時有事於祖考始殺牲以展其孝敬初非薄於朋友也吳國將亾食肉者惴惴焉恐陷鼎鑊君子謂基宜保終吉已而果然噫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若基者其亦可謂克全而

無憾者也今藏於家有夷白齋集二十卷觀其文雄而趣高可以黼黻皇猷敷陳帝業而乃使留滯江湖之上馳驅戎行竟賫志以沒茲其可惜也夫

贈敬初并改字　陳旅

敬初幼名無逸朋友字之曰敬初比與予同舟北遊謂予言曰吾名與字皆有所未安葢無逸者因吳興陳先生之字也而敬初云者揆之尚書本義則近於僭矣久欲易之以吾父早世無所請命子宗盟之耆長

也幸爲我易之予遂易其名爲基而易其字爲敬初云

我愛天台陳敬初少日辭家即遠圖上書擬獻賈生策入關便棄終軍繻八月官河秋水大三江親舍暮雲孤名成歸去歲未晚卜隣有約依東吳

石澗先生小傳　楊炳

石澗先生俞琰者吳處士也先世自河南扈宋南渡家洞庭之西山先生雄邁博聞經史過目成誦宋社既屋

掃滌舊業馳騁諸家傳語天文地志仙書怪牒汪洋奇詭恍惚神會玄解不習而挈其要領好鼓琴嘗疑近代琴操有譜無字失古哲制作之原研究音調述絃歌譜四十餘篇裨漢太史之遺朔南以琴名者駭歎之晨興焚香誦易一過暑寒弗廢四十年手鈔諸家易說百餘卷名曰會要註易經并十翼經傳考證古占法纂圖等凡四十卷名曰周易集說所以發先儒之緼又纂校百氏書客行細字端楷有法垂老不衰喜方士談玄學註

周易參同契發揮三篇陰符經解一卷陰補空同道士鄧訢之不足又易別傳一卷貫融性命推衍程邵張朱言外之意宋狀元阮公菊存國初右丞馬公性齋皆白首北面先生自言遇隱者授讀易法得襃中之秘其闡發圖說演繹參同陰符非苟知之蓋嘗試之者也間論蔡季通衷機仲雖與訂正考覈字義未免臆度夫豈無得而有是言哉至於丹砂化煉刀圭玄牝神方直造玄室靈迹昭著不屑為耳方聞溺嗜者匐伏前席祈請丹

旨先生以養心寡欲之義旁喻善誘來者外悉中服而去終其身不以援人也終歲寡出葆頤精氣益昌於學從游無遠邇飢附而飽去叅政王都中尤卓然者也先生風宇清峻性率機敏畧細節好賓游未嘗以有無計然不耐庸俗交華官巨室莫敢延請樂為隱語嘲諧玩世享年七十神閒心虛不累形物體氣彊逾中人一日命侍者具湯沐浴更巾衣危坐召仲溫進巵酒飲畢曰吾與汝訣矣諸書未備者成之言既神采不移脩然而

逝非違於幽明生死之故者耶先生字玉吾石澗其號云

葉伯印傳　　吳敏

伯印名顯東洞庭山後人父國英倜儻豪俠元季兵興欲教子鄉無碩儒緱山王九萬避亂依山前葉氏國英遣子從遊葉以富傲國英國英曰我能使兒讀書成器齊奴不足齒也國英與長興耿炳文為友耿延前應奉翰林文字國子助教字文子真主家塾國英令子就學

館穀豐腆有逾於耿宇文子撤講來國英家適江浙提學雲陽李一初來訪一日忽悵怏國英前謝李曰妻子寓旅邸不能不動於中國英曰已令人省問薪炭酒茗醯醬蔬菓之類皆具李驚喜稱山中宰相於是與伯英之子偕訓顥伯卭大造就而卒業焉後試省浙中上第為和靖書院山長不憮所藴挾策走燕京會風塵道梗流落濠亳間皇明平一區宇始克來歸兵燹之餘母弟俱亡家徒四壁立無意於世號浮丘醉史放情詩酒髙

歌感慨人多憐之時炳文助討張士誠累功封長興侯富貴烜赫聞伯印困滯遣使招延會聚通家之好欲為祔第再娶薦於朝而用之伯印曰時去志違年既知非毋庸是為也吳興著姓姜仲剛范玄德張大聲徐正敬暨閩儒許雪嶠華仲清曹可大吳宗本丁志仁皆訂盟知己從游講學留連卒歲竟旅死長興噫麟鳳之獲於魯狩歌于楚狂而不得為祥瑞非其不靈也出非其時也惟士亦然惜哉

蠢齋先生傳　　朱存理

隱君子邢氏名量字用理號蠢齋學者稱蠢齋先生自少以疾不娶居一巷中蕭然室廬讀書樂道以終存理少時從先生講孝經論語日接見先生時年近五十不茹葷酒蔬鹽不給其貌甚臞而脩髯服垢履敝混跡庸人未嘗一至城府閉門静坐點校諸經及傳觀子史百家坐中之容惟禪人道侶有顯者知先生因造門先生避去家畜一童既死無應門之人鄰有代勞薪水者輙

辭病革豫自為志有書數百卷卒後悉散去存理收其遺文數篇太史吳君序之吳未仕嘗與先生遊者也嗚呼此所謂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先生其人也弘治四年三月廿四日門人朱存理謹書

落魄公子傳　蔡羽

吳文定公兄弟三人其季元暉生子名奕字嗣業元暉蚤世嗣業秀而弱文定居京師弗能從獨與母處讀書醫俗年至二十不屑見四方之士然四方賢士譽吳公

子者日益衆嗣業不鼎鼎以偷不劬劬以隘不提提柔從不孑孑獨立處乎流俗之世而能翩翩乎邁於衆也嘗嗜杯酒而陶陶乎不至荒也故謂之落魄公子云文定公愛之篤每賓客南來必詢嗣業食飲顏色竟以心疾廢進士業方文定公居喪位盛門不受謁炎熱者求親於吳公子無所不用其心嗣業則深屏宴息開影翠軒築紫筠亭日招致高人人至不謝而入坐定啜茗賦詩復不謝而去炎熱者不得間然善文定書尤精籀學

至堂無虛席常避客東禪竹堂東禪住持為開竹林焚
香煑茗不遑及他務其烹泉爇香之法吳僧無不傳習
謂之茶香先生眉目踈秀神采煥發望之如神仙而貴
能下士樂而不淫文定既殁炎熱者又去而之他嗣業
則蕭然東莊之上美箭嘉木環渠隱閣琴酒款客來即
自如釣而飲飲而歌布素之士無少貶挫可謂炎無所
得涼無所失実嗣業事母孝交朋友以道義一時勝流
皆與深相得兄弟婚姻咸篤恩義居家律已無事紛華

其堂即封君之廬三世無所加正德丁卯母夫人喪之明年其弟祠部君暴變悲痛相繼遂病不起是冬卒子二人俅雄贊曰泉不自知其清味之而愈長蘭不自知其芳嗅之而愈香溫其君子遁迹韜光生不為用死而徬徨山虛其巢水虛其釣竹無主人偕我言笑雲兮月兮悠悠我照

平思忠傳　　史鑑

平思忠者吳江人也少為縣吏役滿歷京考選授禮部

主客司主事維時明興四十年矣中國彊盛遠裔向慕
文皇帝方事招懷諸國朝貢者蹄踵交於道路烏蠻驛
至不能容勞贈宴犒館餼無虛日率主客主之思忠有
精力勤敏過人遇事皆應機立辦尚書呂震深器之陞
為郎中嘗以事下獄適北使入貢新任主客者區畫多
不稱旨上怒震因言思忠等以微累禁繫罪不至去官
且習外國事乞宥之以收其後效旨可即日釋復任初
有楊弘者陝西西安府朝邑縣人為刑科都給事中敢

直言上特擢為陜西左布政使來部以弘陜西人例不該除上曰非爾所知也後不為例弘亦以本貫辭不許葢是時有楊太監者數人在陜西故上以楊弘往制之也他日上諭執政曰楊弘初去時頗肯言事近日又默然矣可選清彊有膽氣者一人往㕘政以察之吏部以思忠應詔上素識其名命之往而思忠有養子曰平安者私以綾羅度潼關為抱關者所發觧陜西布政司思忠時出行部弘命收而勿籍候思忠歸私以物還之思

忠感愧不已竟不敢有言嘗有某府一推官錄事至司思忠知其素貪乃發杖之後其人解京因招嘗以某事納賍賂思忠刑部併逮至思忠就考適有例凡貪贓官吏妄詐不法者笞殺于市思忠乃誣服謫戍邊會太監劉馬兒奉詔市馬西域以思忠在主客久多識賈胡請以自隨詔釋其戍給冠帶辦事從馬兒西抵吐蕃烏斯藏朶甘隴荅等處齎勤蒙古罕都安定于闐諸國而還復免官家居以漁佃自給又數十年卒初蘇州知府況

鍾亦以吏員起家繼思忠為主事及思忠參政又以嗣
其郎中寮寀交承情分甚密鍾來知蘇州思忠往見之
鍾迎候甚恭呼其妻子出拜謂曰此吾舊長官也飲思
忠酒時正暑熱命二子扇之思忠辭鍾曰其恭知貴郡
非無僕隷可給使令但欲使小兒輩知公為吾故人耳
其敬之如此然思忠居貧自守未始以事干鍾人以此
多之初思忠未貴時知縣蔣奎嘗延一相者問休咎徧
視在座者其言皆了了不失思忠時給事堂下相者數

目奎因呼上使相相者曰此人他日富貴位三品然不終奎大笑相者去奎謂坐客曰術士之妄如此一小吏安能頓至三品乎後奎坐事自殺同僚無一顯者思忠竟如其言

江湖散人傳　陸龜蒙

散人者散誕之人也心散意散形散神散既無羈限為時之怪民束於禮樂者外之曰此散人也散人不知恥從而稱之或笑曰彼病之以散而目之子反以為號何

也散人曰天地大者也在太虛中一物耳勞乎覆載勞乎運行差之晷度寒暑錯亂望斯須之散其可得耶水土之散稽有用乎水之散為雨為露為霜為雪水之局為潴為洳為潢汚土之散封之可崇穴之可深生可以藝死可以入土之局埴不可以為埏甓不可以為盂得非散能變化局不能耶退若不散守名之筌進若不散執時之權筌可守耶權可執耶遂為散人傳以志其後

甫里先生傳

甫里先生者不知何許人也人見其耕於甫里故云甫里松江上村墟名先生性野逸無覊檢好讀古聖人書探六籍識大義就中樂春秋抉摘微旨見文中子王仲淹所為書云三傳作而春秋散深以為然貞元中韓晉公嘗著春秋通例刻之於石今在潤州文宣王廟一以是學為己任而顛倒漫漶胡館切翳塞無一通者殆將百年人不敢指斥疵瑕先生恐疑悞後學乃書摭而辯之其平居以文章自娛雖幽憂疾病之中落然無旬日生計未嘗暫輟點竄塗

秣者紙札相壓者投於篋箱中歷年不能淨寫一本或好事者取去後於他人家見亦不復為已作矣少攻歌詩欲與造物爭柄然遇事輒變化不一其體裁始則凌轢波濤穿穴險固囚鎖怪異破碎陳敵卒造平澹而後已好潔几格音閣窓戶硯席絕然無塵埃得一書詳熟然後寘于方策值本即校不以再三為限丹黃二毫未嘗一日去手所藏雖少咸精寔正定相傳借人書有編簡斷壞者緝之文字謬誤者刊之樂聞人為學講評辨論

不倦有無賴者毀折𢷬汙或藏去不返先生戚然自咎先生貧而不言利問之對曰利者商也今既士矣奈何亂四民之業乎且仲尼孟軻氏所不許先生之居有地數畝有屋三十楹有田畸十萬步吳田一畝當二百五十步有牛不減四十蹄有耕夫百餘指而田汙下暑雨一晝夜則與江通無別已田他田也先生由是苦饑困食無升斗蓄積乃躬負畚鍤率耕夫以為具具區之具具每歲波雖至不能跳吾防溺吾稼也或譏刺之先生曰堯舜黴明饑切瘠

大禹胼胝非聖人耶吾一布衣耳不勤劬何以為妻子之天乎且與蚤虱名器雀鼠倉庾者何如哉先生嗜蒔置園於顧渚山下歲入茶山在吳興郡歲貢茶之所租十許簿為甌犧之實自為品第書一篇總茶經茶訣之後茶經陸羽撰茶訣皎然撰南陽張又新嘗為水說凡七等其二曰惠山寺石泉無錫縣其三曰虎丘寺石井其六曰吳淞江是三水距先生遠不百里高僧逸人時致之以助其好先生始以喜酒成疾血敗氣索者二年而後能起有客至亦潔尊置

觧但不復引滿向口爾性不喜與俗人交雖詣門不得見也不置車馬不務慶弔內外姻黨伏臘喪祭未嘗及時往或寒暑得中體性無事時秉小舟設篷席攜一束書茶竈筆牀釣具櫂船郎而已所詣小不會意徑還不留雖水禽戞起山鹿駭走之不若也人謂之江湖散人先生乃著江湖散人傳而歌咏之由是混毀譽不能入利口者亦不復致意先生性狷急遇事發作輒不含怒尋復悔之屢改不能矣先生無大過亦無出入事不傳

姓名無有得之者豈涪翁漁父江上丈人之流者乎

蘇州府新立義塚記

吳寬

上世之人親死有舉而委之於壑者瘞埋之制未有也中古始有之葬於中野厚衣之以薪不封不樹其制猶未備也後世作為棺槨其制始備而焚屍之說亦起夫上世荒遠人穴居野處茹毛飲血故親死不葬可謂薄其親矣然卒無所謂焚屍者人情之所不忍也其所以不葬者養生送死廢事草畧其道皆然後世宮室飲食

皆極其厚則葬埋之制亦厚而卒有焚其屍者豈人情獨有所忍哉蓋西域謂之荼毘自佛入中國中國之人習見其事不以為怪而從之愚者惑其言之妄貧者樂其法之省不忍之心忘矣頑然與木石相類噫何惡俗之不可變也在國朝洪武三年下詔禁之令天下皆立義塚其後又詔立漏澤園至特載之律令犯者其法甚重聖政推仁可謂澤及枯骨矣蘇為郡自國初兵荒之後戶口見於版册者其數已甲於天下承平以來生齒

益繁殆倍其數死者卜吉安厝固遵禮制至於小民焚屍日亦不絶造飾其語謂之火葬或拾其骨於煨燼之餘而埋之甚者直投之水而已愚而貧者固不足論其有知識而力足以葬者亦從而效之噫何俗之惡久而不能變也弘治十年新蔡曹侯以監察御史出知蘇州正身率下令行禁止甫及三年俗乃大變獨視其民不以禮葬痛切於已曰此徒禁之而無以處之不可也慨然有義塚之舉他日移於巡撫都御史彭公巡按御史

王君皆曰盛舉也報使行之侯始與僚屬擇地之高亢者營之城有六門各立一塚其塚廣百畝有奇周植木為限而大書門楣以表識之令初下民感於義或出地以獻其購於民者則勸富家及益以官錢平酬其值若地之賦稅則歲以餘粮代補其餘事悉有區處塚成侯復下令各里有願立者亦從其便始侯為此詢謀於衆皆曰固盛舉事也奈地有限而人無窮何維侯亦疑之既曰古之有仁心者必有仁政使已之何以守茲土以

居民上亦惟盡吾心行吾政終吾任而已吾何暇計且後之繼吾者獨無吾心吾政乎當復有以處之夫禮緣人情謂人情之可緣者焚屍可以言人情乎雖然民不可以家諭也非載之文詞不可會僚友倪林二同知以公事上京師託以為請予聞嘆曰此前人所不能行者何意行之於今日哉予應曰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侯之為善恐無以助敢不書乎乃悉侯之意以諭其民曰爾有父母有人損其一指爾怒乎爾有妻子有

人殘其一目爾怒乎爾怒必訟之於官以報其讐今爾父母妻子之死不以土掩覆乃親置烈火中使其肢體糜爛腸胃斷裂非特毀其一指一目而已旁觀者猶蹙額泚顙不忍爾固人也非木石也何獨忍乎今爾幸遇賢守為爾治瘞地爾有喪其安厝於是及爾有力能自擇地則遷瘞於外不禁使死者得保其骸骨生者得識其墳墓為爾之慮遠矣其功大矣爾民其知之無惑自是敢復有違其制者朝廷法律具在將加爾身無悔凡

義塚在某都某圩與頃畝之數及好義之士出地若財者姓名具列之碑陰

義塚記

陽逢春

揜骼埋胔先王之仁也環封澤枯國之制也是故全而歸之所以教孝歛形還塟亦以引孝火葬而水瘞斯其悖也久矣干和作沴於斯為烈抑澤國若無所之匪惟民戾逢春來牧是邑耳目所及惻然弗寧爰求故域未之有稽也乃自郭以東貿田九十有二畝自郭以西貿

田五十有四畝旋坎而登土乃與民約良者卜兆無告者歸兹土有弗率者刑之以殉越再歲此風寝息歲則大稔乃作義塚記嘉靖丙申十月之朔

東義塚九十二畝一釐二毫坐落三十保二十二啚

姜字圩西義塚五十三畝八分坐落二保十一啚列字圩俱委耆民陳表填築建立墻門一所以嚴啟閉

瓦房五間為守者居之又義塚一所九畝二釐坐落六保六啚馨字圩俱免正粮

乾隆御覽之寶

吴都文粹續集卷四十五

總校官進士臣繆　琪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録監生臣張龍升